

京劇叢刊

第十集

通三母平三彩
天岱女貴別擊樓
犀口會密掌配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京 剧 象 利

第 十 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上 海

戲劇
京劇叢刊
第十集

編輯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印製
陸榮記裝訂所裝訂

*

書號(557) [IV V 10] 本書47900字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3000 冊

定價 3,4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壹號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慎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 次

彩樓配、三擊掌、平貴別窑、母女會	一
彩樓配	一
三擊掌	二
平貴別窑	三
母女會	三
三岔口	七
通天犀	八

彩樓配、三擊掌、平貴別窑、母女會

前記

「彩樓配」、「三擊掌」、「平貴別審」、「母女會」是全部「王寶釧」（又名「紅鬃烈馬」）中的四齣。

王寶釧是丞相王允的第三個女兒，她愛上了花郎薛平貴。當她奉旨在二月二日「拋球選婿」的時候，故意將彩球拋給了薛平貴。她倆的婚姻，遭到王允的堅決反對，王寶釧指責父親嫌貧愛富，不守信義。最後，她毅然地脫下「日月龍鳳襖」、「山河地理裙」，同父親三擊掌，離開了相府，到寒窯去和薛平貴結婚。

薛平貴降服了紅鬃烈馬，唐王封他爲「後軍督府」，王允却故意將他改爲「馬前先行」，並派他遠征西涼，這一對新婚不久的夫婦，不得不暫時忍痛地分別了。

從薛平貴出征以後，王寶釧苦守寒窯。王允以各種方法，甚至說薛平貴戰死在西涼，逼女兒改嫁。堅貞不屈的王寶釧，對薛平貴的愛情並沒有絲毫改變，但因生活很貧困，加之思念平貴，終於生了病。她母親前來探望，見寶釧的憔悴形容以及寒窯裏的窮苦光景，勸她一同回家，再享受從前承

相女兒的豪華生活。儘管竇鉗很愛她的母親，並沒有因此接受母親的勸告，她把母親誑出門去，將
鑑門緊閉，堅決不回相府。

『彩樓配』、『三擊掌』、『母女會』是根據王瑞卿先生的演出本，由北京戲曲實驗學校程玉
菁、章小山、于玉衡、常少亭，中國京劇團演員李金泉與本院編輯處田淞、呂瑞明共同進行整理的；
『平貴別鑑』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洪春、雲燕銘與呂瑞明共同整理的。

修改要點：舊『彩樓配』中，王竇鉗夜夢紅星，見薛平貴有富貴之相，由於月老的撮合，二人才
得到結合。這些帶有迷信宿命論色彩的情節，在整理中已加以修改。其他三齣因原本就很完整，整
理時，僅對個別詞句略加修正。

彩樓配

第一場

〔薛平貴上〕

薛平貴：（唱西皮搖板）

何日得遂凌雲志，

豪傑空懷報國心。

俺，薛平貴，長安人氏。只因父母雙亡，流落外鄉。是我聞得蘇元帥招募兵將，因此沿途乞討，回到此地，意欲去往大營投軍，怎奈天氣寒冷，腹中又餓，餓得緊，眼看支持不住。唉！天哪，天！真真困煞人也！

（唱西皮搖板）

貧困交加實難忍，

東爲亂寒逼煞人。（下）

第二場

〔王寶釧上〕

王寶釧：（念引）孝子是王祥，烈女是孟姜。

（念詩）深閨獨處鑿紅妝，奉歡膝下慰高堂。

五色絨線彩球繡，二月二日選佳郎。

〔丫環暗上〕

我，王寶釧。爹爹王允，官居當朝首相；母親陳氏，生我姐妹三人：大姐金釧許配蘇龍，二姐銀釧許配魏虎。東我尙未婚配只因那年母親染病，我在床前侍奉湯藥，直到三載，母親病體痊癒，正宮娘娘見喜，賜我五色絨線，繡成彩球。東承用七十二高塔彩樓，拋球招贅。東仰賴得如意郎君，才爲終身之東。今當正月，大雪初晴，園中梅花盛開，東到園去觀賞。——丫環，引路花園。

(唱西皮慢板)

銀光耀日雪初晴，

新春天氣也宜人。

幾處樓臺如畫境，

無邊玉宇飄無塵。

叫丫環帶路花園進，

滿樹梅花吐芳芬。

丫環：三姑娘，你瞧今年的梅花開得多好哇。

王寶釧：果然開得茂盛。①②③……

丫環：我去給您掐一枝去。

王寶釧：我在亭中等你。

(薛平貴上)

薛平貴：(唱西皮搖板)

腹中飢餓身寒冷，

頭暈目眩難支撐，

霎時只覺站立不穩……（倒地）

〔丫環折梅送給王寶釧〕

王寶釧：啊丫環，閒坐在此，想個甚麼主意玩耍？

丫環：我拿棋盤去，跟您下棋吧。

王寶釧：不好

丫環：咱們打鞦韆玩吧。

王寶釧：也不好。

丫環：要不然……咱們到花園外邊看看雪景好不好？

王寶釧：（願意但又遲疑）相爺可在府中？

丫環：老爺上朝去了。

王寶釧：如此開了花園門。

丫環：（開門）呦，這是誰倒臥在雪地上啦！——小姐，門外有個倒臥。

王寶釧：待我前去看來。——哎呀且住！看此人面目清秀，儀表非凡，因何落魄至

此？——丫環，快將此人喚醒。

丫環：花郎醒來，花郎醒來！

薛平貴：（醒來驚起）原來是位大姐。

丫環：這是相府的花園門口，你怎麼倒臥在這兒了呢？

薛平貴：是我行至此處，忽覺頭暈目眩，竟自倒臥在此。有勞大姐將我喚醒，當面謝過。

丫環：你別謝我，快謝謝我們小姐去吧。

薛平貴：多謝小姐！

王寶釧：罷了。——丫環，將這花郎帶進花園，我要周濟於他。

丫環：我們小姐要周濟你哪，跟我進來吧。

薛平貴：這……喚。

王寶釧：啊，那一花郎，你姓甚名誰，家住哪裏，因何落到這般光景？

薛平貴：難人薛平貴，乃長安人氏。自幼曾讀詩書，略通武藝。只因父母雙亡，一貧如洗，意欲投軍報効，也好有個出頭之日，不想飢寒交迫，倒臥在此。唉！真

真愧煞人也。

(唱流水)

難人祖居長安境，
自幼曾學武和文。
父母下世家計緊，
流落他鄉受苦情。
男兒報國當發奮，
因此立志去投軍。

王寶釧：呀！

(唱流水)

聽他言來自思忖，
他分明是個有志的。
他這事不穩，
不如與他訂婚姻。

彩樓之事對他論……

呀！

（接唱搖板）

文姬丫環廿首歌。

那一花郎，你可曾用飯？

薛平貴：這個……咳！

王寶釧：丫環，看他甚是可憐，你去取些銀米前來。

丫環：是啦。（下）

王寶釧：方才聽你之言，父母雙亡，你可有

薛平貴：有甚麼？

王寶釧：可有妻室否？

薛平貴：想我一貧如洗，怎能娶妻呀。

王寶釧：我有一言不好啓齒。

薛平貴：小姐有話但講何妨。

王寶釧：咳，我對你實說了吧：我家爲我終身之事，二月二日在甘井街前高搭彩樓，拋球招贅。不知你……可願去否？

薛平貴：蒙小姐如此見愛，此乃出於望外，只是我乃落魄之人，小姐你是千金之體，如何使得？

王寶釧：我已終身相託，你、你就不必遲疑了。

薛平貴：相府招贅，接彩之人必然是王孫公子，只恐平貴無份哪。

王寶釧：不妨，到了那日，你早些前去，站在彩樓近前，我自有道理。

薛平貴：必當緊記。

王寶釧：（唱流水）

二月二日事有準，

我的言語要記明，

莫道姻緣無有份，

萬事只怕有心人。

丫環：（上）三姑娘，銀米在此。